



两个女人，
不止争夺一个男人，
还要争夺这个男人的孩子。



禹 说/著

◎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

禹 说/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香火 / 禹说著. — 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
2010.4

ISBN 978-7-80173-989-6

I. 香… II. 禹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237912号

香 火

作 者 禹 说
责任编辑 李 璞
策划编辑 何亚娟
特约编辑 刘芳林 周 燕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
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
开 本 710 × 1000 16开
18.75印张 300千字
版 次 2010年4月第1版
2010年4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80173-989-6
定 价 28.00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 (010) 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http://www.sinoread.com

目 录

01

新婚当晚的三个秘密. 1

02

九死一生抱得儿子归. 35

03

危机四伏的艰辛月子. 67

04

小三儿悄然登堂入室. 116

05

浪尖上的坚守与妥协. 181

06

衔接那被截断的时光. 220

07

潜伏在生活中的意外. 255

尾声. 293

01

新婚当晚的三个秘密

1

送完最后一拨客人，已是晚上十一点多，这些人只图热闹，一点也不体恤单蓝和丁博文的疲劳，人走了，还把堆积如山的花生皮、瓜子壳、糖纸、饮料瓶扔在新房的各处。单蓝看着这一片狼藉，微微皱了皱眉头，转身到卫生间拿了扫把和簸箕，还没开始清扫，手却被丁博文拉住。

“老婆，别扫了，明天我来扫，走，”丁博文嘴里喷着酒气，将单蓝手上的扫把夺下，随手一丢，将她拦腰一抱，兴冲冲就往卧室大步走去，“上床喽！”

“你悠着点！”单蓝想挣开他站到地上，但身体悬在半空，又害怕挣扎中不小心摔下来，只得紧紧搂住他的脖子，任他将她抱到床上。

丁博文虽然喝得半醉，眼神迷离，但神智还算清醒，把单蓝轻轻放到床上，动作温柔地帮她脱衣服。

像剥洋葱一样，单蓝身上的衣服脱净之后，露出白净得如白玉雕琢的身子，线条流畅优美，起伏处光滑依旧，浑身上下没有半道褶子，泛着瓷器般的白色光泽。丁博文盯着她，心荡神迷得有点发怔。

单蓝看着他的目光，略微有点发憊，迅速用被子掩住身体，往里边缩了缩，提醒道：“你可别忘了！”

丁博文嘿嘿一笑，迅速扒光身上的衣服，一掀被子，钻进去，边说：“没忘没忘！”边把她搂在了怀里。

“轻点，你轻点！”单蓝用胳膊将他拦住，护住腹部。

“知道，知道。”丁博文将嘴唇贴到她的唇上，堵住她杀风景的话。

一路温柔地吻下来，两人的身体越来越烫，不由自主地贴得越来越紧，呼吸也跟着急促起来，丁博文的嘴唇慢慢往下移，从下巴移到脖子，再移到胸前……单蓝轻轻闭着眼睛，心里溢满新婚之夜的幸福与情欲的满足。

就在丁博文越过山峰，穿过平原，要往山谷而去的时候，突然“叮咚”一声从大厅闯进卧室。这电力十足的门铃声拖着颤悠悠的尾音，让丁博文一下就僵在了原处，单蓝的眼睛也猛地睁开了。

“谁？”他们不约而同地问对方。

丁博文有点扫兴地从床上跳下来，伴随着一声紧似一声的门铃，手忙脚乱地一件件套上衣服，不悦地跑出去打开大门。

“这么慢！”冲进来的那个人却比他还要不悦，撅起涂得血红的嘴唇，一屁股坐到尚带余热的沙发上。

“你怎么又回来了？”丁博文没好气地问，一脸不加掩饰的逐客表情。

这时，单蓝已经穿好衣服，从卧室走出来，看到沙发上的来客，笑了笑，招呼道：“是丁灵啊，是不是落下什么东西了？”

丁灵一见单蓝，起身迎上去，把单蓝拉到沙发上坐下来，换了副笑脸说：“不是，我今晚想住在这里，不想回那乌烟瘴气的宿舍了。”

单蓝迅速瞟了一眼丁博文，丁博文顿时一脸不高兴，干脆地拒绝：“那怎么行？赶紧给我回去！”

丁灵不理睬丁博文，搂着单蓝的手臂，嗲声嗲气地说：“嫂子，就让我在这里住一晚吧，我们宿舍那老女人老是抽烟，我天天吸她的二手烟，都要得肺癌了，那该多冤啊！你们这不是有个小房间嘛，我就住小房间。”

“不行不行，明天你还要上班呢，多不方便。”丁博文不耐烦地摆手。

“我问嫂子，又没问你！房子是嫂子的又不是你的，嫂子说行就行！”丁灵不满地冲丁博文嚷嚷。

丁博文一听，噤声了，丁灵说得没错，这一百平米的房子是单蓝她爸单国强买的，虽然说是送给他们的结婚礼物，但户主写的是单蓝的名字，从法律上说，确实是单蓝的。对这件事，他一直有点心理不平衡，虽然他妈陈玉也给他们送了辆小汽车，但这房子花了单国强五十万，还是一次付清，那辆本田总共才九万多，他妈付了首付四万，剩下的让他们自己分期付款。跟房子比，显然不是一个数量级，他总觉得自己单家人的面前，有点气短。

单蓝看一眼丁博文，见他没表态，心里有点恼火，这丁灵是他妹妹，他明知她不好开口拒绝，本应由他出面应付，他倒好，在那装聋作哑，把难题甩给她。她只得忍住不悦，对丁灵说：“你要想住，就住下吧，不过明天从这去上班，方便吗？”

丁灵用脚踢了踢丁博文的鞋子，大大咧咧地说：“哥，你明天早点起来，送我去上班。”

“好不容易能睡个懒觉，不送，要在这住你就自己去上班！”丁博文极不乐意地回绝。丁灵的公司是在郊区，开车过去怎么也得一个钟头。

“你放三天婚假，后天大后天再睡不行嘛？哼，小气！”丁灵说完，站起身，径直往小房间走去，进了房间之后，砰地关上房门，表示不满。

大厅里只留下丁博文和单蓝面面相觑。

“走，咱睡觉去。”丁博文略带歉意地拉起单蓝，揽着她往卧室走去。

进了卧室，单蓝动动嘴唇，想说什么，终是没说，丁博文看到她欲言又止的样子，心知肚明，却也没问，只是更加温柔地把她安置在床上，帮她把鞋子、衣服脱掉，掖上被子，然后自己也脱个干净，钻进被窝，搂住她，轻声说：“咱继续！”

单蓝推开他，翻了个身，把背亮给他，说：“继续什么继续，睡觉！”

“别嘛，老婆……”他把手从她的身下穿过，紧紧拥住她，然后用嘴唇吻她的耳垂。她的耳垂既圆润又白嫩，就像一枚微型的荔枝。

“讨厌。”她晃晃脑袋，挣开他的嘴唇，声音却轻柔了许多。

他知道她最喜欢他吻她的耳垂，便再次凑过去，含住她的耳垂，用牙齿轻轻咬起来。果然，很快，她转过身，小鸟依人般偎进了他的怀里。他正要采取下一步的行动，却听见门“咚咚”响了两声。

他们下意识地停止动作，竖耳聆听。

“咚咚咚！”确实有人在敲门，声音毫不含糊。

他顿时来了气，扬起脑袋冲门口吼了一声：“又有什么事？”

“我找嫂子有事！”丁灵在门外同样没好气。

“嫂子已经睡了！”他敷衍道。

“嫂子——嫂子——”丁灵却不上当，在外面长一声短一声地呼唤起来。

单蓝瞪一眼丁博文，挣开他，“哗”地掀开被子，扯过衣服，三下五除二地穿上，“噔噔噔”走过去开门。

丁博文本想跟着出去数落丁灵一番，却发现自己没穿衣服，只得继续缩在被窝里，眼睁睁地看着单蓝被丁灵拉出去。

“怎么了？”单蓝耐着性子问，被丁灵一把拽进了小房间。

丁灵神秘兮兮地把房门反锁上，和单蓝一起坐到床上，将脸递过去，嘴巴凑到单蓝耳边，吹着热气小声地说：“嫂子，我刚刚假装跟妈一起回去，等妈上车之后偷偷拐回来，其实是回来找你的。”

“找我？”单蓝不解。

丁灵郑重地点了点头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思想斗争了很久，还是决定告诉你。”

“什么？”单蓝往后缩了缩脖子，狐疑地看着那张跟丁博文极相似的脸。

丁灵扳过她的脖子，再次把嘴巴挨到她的耳朵上，说：“我哥一直不让我告诉你，可是现在你们已经结婚了，我觉得你作为他老婆，应该有知情权，所以我决定告诉你！”

单蓝听丁灵这么一说，一颗心不禁提了起来，不知丁灵要告诉她的到底是什么严重的事情，瞪着丁灵那张胖了显圆瘦了显方的脸，静待下文。

“我哥以前有一个女朋友！”丁灵虽然压着声音，但喷出的气息却直冲单蓝的耳膜。

单蓝的心咯噔了一下，这件事，丁博文还真没跟她交代过！当然，她也从来没有问过他，他们从认识到结婚，前后不到一年，她还没来得及审问他的情史，而且，作为现代女性，她也不想追究他的风流往事，自由恋爱的时代，谁没有一两个前女友、前男友的。但是，这件事由他妹妹的口说出来，还是以这种告密的形式，让她极其不舒服。

“我还当什么事呢，原来是这件事啊。”她脸上做出不以为然的表情说道。

“怎么？我哥已经告诉你了？”丁灵吃惊地问。

“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”她巧妙地避开丁灵的问题。

“可是，他们当时好得都快要结婚了，方俊雅到家里好多次，我都叫她嫂子了！突然之间，她就再也没出现，奇怪极了！我问过好多次我哥是为什么，他就是不肯告诉我！”丁灵皱着眉头说。

单蓝听丁灵这么一说，心里像被揪了一把似的难受，丁博文当时差点要和那个叫方俊雅的结婚？她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？这丁博文的城府也太深了吧。

“那他们到底为什么分手？”她不禁也皱起了眉头。

“我哪里知道！”丁灵把手一摊，脸上的表情比刚刚轻松不少，似乎把一个烫手的山芋推给了单蓝。

“难道就一点前兆也没有？”单蓝有点难以置信。

“没有，他们感情好得很，我都没见他们吵过架！”丁灵直通通地说。

单蓝的眉头越皱越紧，在两道柳眉之间拧出一条竖纹。

“嫂子，我把这事告诉你，你可千万别告诉我哥，他不想让你知道肯定有他的原因，我看得出来，他对你也是真心的！毕竟，他娶回家的，是你嘛！”丁灵拍了拍她的肩膀，似作安慰。

她心里却一阵反感，这丁灵，才把一个重磅包袱甩给她，转脸间又充起好人来了。

“行，我知道了。你休息吧。”她把丁灵的手轻轻推开，站起身，朝门边走去。

把门打开之后，她突然又回过头问：“那个方俊雅现在在哪里？”

丁灵献媚似的说：“这你不用担心，她已经不在这座城市了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有一次我在QQ上见到她，虽然她没回我的话，但我看到她的IP显示是在北

京。”

北京？那倒是离得挺远。单蓝略感放心，转身走出小房间。

2

单蓝回到卧室，丁博文一脸暧昧地冲她招手，并把被子打开让她进来。她却站在床边，看着丁博文，迟迟没有行动。

要不要问他方俊雅的事？她犹豫不决，如果问出来，那丁灵铁定逃不脱干系，这不明摆着出卖丁灵、挑拨人家兄妹关系吗？再说，新婚当晚，清算这种问题，是不是太不合时宜了？

丁博文见她不动，便从被窝里伸出手来，一把拉住她，将她拉到床上，按倒，动手就要脱她的衣服。她看着丁博文那充满爱意、急切的眼神，不免想到丁博文曾经也把这样的眼神给予过那个叫方俊雅的，心里顿时很不是滋味。如果不是出了什么问题，现在成为丁博文老婆的就不是她单蓝，而是那个什么方俊雅了。她心里一堵，推开丁博文的手，坐了起来。

“怎么了？”丁博文看到她脸上的冰冷表情，不解地问，眼神温柔。

她看着他，看着这双当时让她一见钟情的眼睛，认真地问：“你爱我吗？”

他一听，愣了一下，继而大笑起来，一把将她拉到怀里，说：“我的好老婆，我不爱你干嘛娶你啊？问的什么傻问题。”

“可是，你最爱的人是谁？”她犹豫着又问。

“当然是我老婆啦！”他在她的脸上亲了一口。

“那，除了最爱，还有第二爱吗？”她盯着他的眼睛问。

他的眼神晃了一下，非常迅速，但还是让她发现了。

“什么傻问题，只有最爱，没有什么第二爱。”他这么回答。

“没别人了？”

“没别人了。”

她差点就要把“方俊雅”这三个字吐出口，问他以前是不是交过这么一个女朋友，为什么分的手，现在对她还有没有感觉，为什么要刻意隐瞒这段经历。可是她

赶紧闭上嘴，硬生生把这些问题咽回去。这个时候问这些，真是太不合适了。

他又伸手搂住她，吻了她的嘴，然后咬着她的耳垂说：“别胡思乱想了，你就是我的最爱，我只爱你，老婆。”

像是怕她再问什么似的，他把她压倒在床上，用力吮她的嘴唇，手也在她身上摸索起来。在他卖力的示爱中，她渐渐让自己释怀，管他和方俊雅以前怎么样呢，反正他现在选择的是她，她不应该去揭他的伤疤，让他再痛一遍，毕竟，现在他已经是她亲爱的老公了。

“轻点，你轻点！”

“你到我上面来。”

“上面也不行，不行。”

“老婆，就一下，一下就好。”

“不行，不行！”

就在两个人你推我搂闹得不可开交之时，一阵铃声突然响起。这次不是门铃，而是手机铃声。单蓝就像找到救命稻草，趁丁博文怔忡之际，一把抓起手机奔了出去。

“你慢点！”丁博文在她身后着急地叮嘱。

她来到大厅里，接通电话，一边看着卧室里的丁博文，冲他吐舌头。丁博文这才知道她是借接电话躲他，顿时气得抓耳挠腮，把她逗得直乐。

“蓝蓝，睡了吗？”单国强在电话那边说。

“还没有。”她说。

“睡了我也要把你叫起来！你这丫头，太不像话了！”单国强的声音陡然大了起来。

“我又怎么啦。”她对单国强的教训不以为然，她是单国强的独生女，单国强最疼爱她，就算是教训，也一向是风声大，雨点小，她早摸清了规律，不怕。

“怎么啦？你妈都告诉我了！这么大的事，居然现在才告诉我！你还拿不拿我当你爸了！”单国强这次却火气不小。

“爸——”她终于知道单国强说的是什么事，自然理亏，只得拖长声音撒娇地叫了一声。

“你这死丫头，真是气死我了！还想瞒我瞒到什么时候？”单国强却不为所动，

怒气冲冲。

“哪敢瞒您啊，我正打算过几天就告诉您。”

“谅你也不敢瞒我！我可告诉你，下面我说的话，你给我听好了！”

“爸，您说的话，我哪敢不听好啊？”

“严肃点！”

“好，我已经严肃了，您说吧。”

“其实我很早就想跟你说，等你结婚以后，生两个儿子，一个让他姓单。既然现在你已经结婚了，也怀孕了，我就想跟你谈谈这个问题。”

她一愣，握着手机说不出话来，压根没想到单国强要跟她说的是这事。

“可是，丁博文不是独生子女，我们不能生二胎啊。”她想了想，认真地说。

“这个不是问题，你俩又不是公务员，不怕丢工作！你知道你爸辛苦了一辈子，才攒下点钱买了房子买了车，创下这份家业不容易！以后这些家产还不都是你们的？但是如果你不给我生个姓单的，这些家产就要改姓了，姓丁，不姓单了！说句不好听的，就都落到外姓人手里了！隔壁的王阿婆都叫我再抱养一个儿子，但是我琢磨，抱养的毕竟没有真正的血缘关系，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？我的家财还不是照样落到别人手里了？所以我就指望你，给我们单家生个儿子，我们的血脉、家产就有人继承了。”单国强苦口婆心地说。

单蓝听完这一番话，无语凝噎，单国强所说的句句属实，他这一辈子确实坎坷，从小学习就好，却因为文化大革命没能上大学，在农村待了十几年，回到城里已是另一番天地，没有学历、年纪嫌大、身份特殊，找起工作高不成低不就，最后在一个可有可无的机构谋了份可有可无的职，工作很少，工资更少，养活一家三口都成问题，妻子何秀慧又没有工作，更让这个家庭负债累累。穷则思变，单国强一狠心，下海做包工头，却因没有人脉经验屡屡失利，一度走投无路。直到单蓝上了大学，他的情况才有所好转，赚了一些钱，置地建房买车，还给何秀慧开了家保健品专卖店。钱是不愁了，人却已是早早衰老，头发全白。这么来之不易的一份家业，他怎么忍心拱手相送，让丁家拿去全不费工夫？

单蓝能够体会单国强的心情，对他的要求自然没二话，甚至感到自己的肚子空前神圣起来，里面不仅有她和丁博文一不小心酿成的“苦果”，还有她爸单国强的殷殷希望。

“蓝蓝，你听见没有？”单国强见她不应，在那边追问。

“听到了。”虽然事情有点突然，但她向来听话。

“能答应爸爸吗？”单国强不放心，又问。

“能。”她说。

单国强似是放心了，挂上了电话。单蓝却坐在沙发上，千头万绪一起涌上心头。

其实她对自己新添的身份，还没有完全回过味来，不久前还跟 SHE 一起吼“我不想不想长大”，今天居然摇身一变，成为人妻了，还即将升级到妈妈的行列，以后不仅要当一个孩子的妈，还要当两个孩子的妈！想当初，如果不是丁博文以死相逼不准她去流产，如果不是她怕流产时的疼痛，她怎么可能早早就安上这双重身份？她才二十五岁！毕业才一年多！刚刚才经济独立，她还没玩够，根本不想背负任何责任。

不过，结婚也让她有意外的收获，一下从刚毕业的小白领变成有房有车的小康一族，不然，以她和丁博文的年薪，估计还得再奋斗十年，才能拥有这一切。这些都是单国强和陈玉给的，单国强让他们提前过上好日子，她再帮他生一个单姓的外孙，实在无可厚非，况且，她还那么地爱她爸，怎么忍心让老人家的心愿落空。

就在她心事重重的时候，丁博文从屋里走出来，将她从沙发上拉起来，埋怨她打完电话也不回房间，揽着她走了进去。

躺到床上，丁博文似是被两轮骚扰耗尽了激情，又或许是累极了，没再对她动手动脚，为她掖好被子之后，就翻过身兀自睡觉，很快发出了鼾声。

她望着黑暗中的天花板，手下意识地在肚皮上轻轻摩挲，一个问题从黑暗中渐渐显露出来，这肚子里的第一个孩子，让他姓什么好呢？先姓丁，还是先姓单？

丁博文似是睡得极酣，身体猛地抖动一下，脚踢到了她的脚上，这一脚，又给她带来了新的问题，两个孩子，一个姓丁，一个姓单，丁博文会同意吗？如果生出来的是一男一女呢？该让哪个姓丁，哪个姓单？

她不由自主想到婆婆陈玉的那张脸，陈玉有一个又长又尖的下巴，看上去尖酸刻薄，虽然目前对她还算和气，但在孙子的姓氏问题上，又会作何反应？

这些问题，就像一群讨厌的蚊子，在她面前嗡嗡嗡嗡，她想伸手去拍这个，拍不着，想伸手去打那个，也打不到，最终把她的睡意搅得消失殆尽。

一大清早，单蓝被砰砰的拍门声惊醒，身边的丁博文却还打着酣畅的呼噜。不用想也知道门外的是谁，单蓝一阵心烦意乱，推了推丁博文，他却翻了一个身，继续大睡，她气恼地使劲踹了他一脚，他才停止打鼾，迷迷糊糊地嗯了一声。

“快起来，丁灵敲门！”单蓝在他的耳朵上咬了一口。

“哎哟！”丁博文吃痛，一个激灵从床上坐起来，目光混沌沌地投向门口。

拍门声依然，似乎还大了几分。

丁博文终于完全清醒过来，一掀被子，冲门外吼叫一声：“等会！”就胡乱地把衣服往身上套。

门外的声音消失了，一阵脚步声远去。

丁博文穿好衣服，打开门走出去，床上只留下单蓝一个人。单蓝把被子掖了掖，想接着睡，一阵突如其来的恶心却从胃里冲上咽喉，她捂住胃部，使劲咽了咽口水，恶心劲却越发地厉害起来，一股浊气腾上来，她打出一个臭嗝，紧接着，千军万马排山倒海般从胃里冲上喉头。她赶紧跳下床，直奔卫生间。

卫生间关着门，她赶紧转向洗漱盆，洗漱盆前面却站着正在刷牙的丁灵，她挤开丁灵，趴在洗漱盆上猛地呕吐起来，吐出昨夜的一点残留物和一腔酸水。

待她吐完，整个胃部和食道，像浇过硫酸一样，火辣辣地痛。打开水笼头，把秽物冲走，再抹一把脸，她从镜子里瞥见自己苍白的脸，脑袋上方，丁灵一脸的瞠目结舌，一条泡沫顺着丁灵的嘴角流下来，正好滴落在她的头发上。

“对不起，嫂子，对不起。”丁灵发现时已经晚了，手忙脚乱地去抹她头发上的泡沫，那些狡猾的泡沫被指尖一按，却彻底隐进了发丛深处。

“我来吧。”她见状更加恶心，从丁灵手中夺回那缕头发，放在水笼头底下冲洗起来。

丁灵像做贼一样四下环顾一番，然后俯下身子，贴到她耳边问：“你该不会有了吧？”

她一惊，把水笼头一关，丢下一句“别瞎猜”就匆匆回了房。

她和丁博文奉子成婚的事情，只告诉过妈妈何秀慧，婆家那边是一点风声都

没有透露。丁博文说他妈陈玉思想保守，是个具有中国传统美德的妇人。他们打算过两、三个月再通报的。

躺在床上，单蓝听着外面叮里咣当地折腾了一番，最后传来一声门响，她的心里一阵轻松，那兄妹俩终于出了门。

歪在床上，没过一会，她又睡了过去。

可是没睡多久，外面突然传来砰砰的敲门声，迷迷糊糊的她以为是邻居家的门，便没理睬，用被子塞住耳朵，继续睡，但很快，手机也高声叫起来凑热闹。

“喂？”她抓起手机，对打扰睡眠的人完全没好气。

“单蓝啊？不在家吗？”对方的声音有点耳熟，半冷不热。

“在家。”她懒懒地说。

“敲半天门了，怎么不开？”对方开始有点埋怨的语气。

她终于不得不承认，刚刚的敲门声，确实是她家的。她皱了皱眉头，把手机放到眼皮底下，想看看是谁这么不识趣，一大早跑来惊扰她的“蜜月”，结果一看，惊出一身细汗来，不得了，竟是丁博文的妈妈陈玉！

“妈，我现在就去给你开！”她赶紧应声，手忙脚乱地穿衣服，跑出去开门。

陈玉拎着大包小包走进来，看一眼单蓝乱蓬蓬的头发，责怪道：“还在睡？”

“嗯。”单蓝难堪地笑笑。

“啧啧，太阳都晒屁股了！还没吃早饭吧？”陈玉把包往茶几上一墩，往餐桌上看了看，那上面还堆放着昨晚残留的花生瓜子壳、糖果皮和啤酒瓶。

单蓝还没来得及回答，陈玉似是已经知道答案，捋起袖子就要过去收拾，单蓝慌忙抢着去打扫，陈玉却一把拦住她，说：“你一边歇着吧，我马上就给你做饭去！俩大人了，还跟俩孩子似的，不知道照顾自己。”

单蓝讪讪一笑，像呆头鹅一样立在一边，插不进去手，只得乖乖听训。

“你们也太不像话，这山楂果是你能吃的东西吗？”陈玉眼尖手快地从花生壳里揪出半颗山楂，像警察逮住正在作案的小偷一样愤怒，然后把雪亮的目光刷地投到单蓝的肚皮上，急吼吼地问，“你吃了没有？你没有吃吧？吃没吃啊你？”同一句话颠来倒去问了三次。

“没……这怎么了？”单蓝被陈玉的气势吓住了，不知那半颗山楂犯了哪几宗罪。

陈玉听到单蓝说没，松了半口气，声音却扬得更高，瞪眼竖眉道：“都要当妈的人了，肚子里头带着个崽子，一个人活两条命，还这么没轻没重！孕妇头一种不能吃的就是山楂！会流产！”

单蓝一听，吓得不轻，顾不上咀嚼陈玉的用词，赶紧回忆昨晚到底有没有吃山楂，可越努力回忆，回忆起来的片段就越可疑，这些山楂不是她买的，好像也不是丁博文买的，究其出处，还真是个谜。兴许是心理作用，她的肚子疑似痛了一痛，她赶紧奔卫生间而去。

检查一番，所幸并无异状，孩子仍稳稳扎根在她的腹中。

从卫生间出来，单蓝看见陈玉已经转移到厨房，看着那个略微肥胖却动作麻利的背影，她这才回过味来，心里咯噔一跳，婆婆陈玉怎么知道她怀孕的事了？

丁博文明明说过段时间才通报家长，这堵墙怎么就漏了风？谁捅的窟窿？惊吓刚退，羞愤又上心头，单蓝在厨房外面犹豫徘徊，愣是不好意思进去面对陈玉。

一会儿工夫，陈玉端了热滚滚的白粥出来，单蓝伸手要接，却被陈玉一句话钉在原地：“这会知道勤快了，早怎么不起来做饭？看你们那冰箱，就是个摆设，连块肉都没有，这叫过日子么？啥都没有，你就喝白粥吧。”

单蓝虽心生不悦，但又无可辩驳，陈玉说的确实属实。她只得移到桌边，快快说了句：“我本来想睡醒了做的……”

“你不饿，肚子里的孩子饿！快吃吧。”陈玉一句话就塞了回去。

于是，单蓝便在婆婆的炯炯目光中吃了一顿战战兢兢的早饭。她从来不知道陈玉的嘴巴是这么厉害，丁博文把她带回家见父母的时候，陈玉和丁振兴把接待她搞得像接待首长那么隆重，地上跑的、天上飞的、河里游的，只要能买到的，全摆在饭桌上，还比赛似的往她碗里夹，脸上堆的笑比桌上的菜还要丰盛。

现在狼外婆把小红帽骗进了门，就龇牙咧嘴显露真面目了？

她偷偷抬起头瞟一眼陈玉，只见陈玉很快对她展开了笑颜，心里便暗松口气，思忖刚刚兴许只是山楂惹的祸，陈玉对她还是友善的。

“几个月了？”陈玉突然问。

一口粥差点没把单蓝呛住，她涨红了脸，支吾着说：“其实我们才发现不久，所以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们……”

“这件事我就不追究了，我问你，几个月了？”

“三个月……”

“害喜严重不？喜欢吃酸的还是辣的？”

有了山楂的经验，她生怕再被陈玉兜头一顿教训，便说：“不严重，酸的辣的都没太大爱好。”

陈玉“哦”了一声，狐疑地盯着她，上上下下地看，又问：“你脸上的雀斑才长的？”

这个问题戳到了单蓝的痛处，皮肤白净、长相俊俏的她，眼中钉就是脸上这十几颗“芝麻粒”，任她怎么洗、怎么抹，就是抹不掉这蛇足、败笔，平时的她，只能略施粉底，以求心安。上次她随丁博文见未来公公婆婆，自然精心妆扮一番，以最完美的姿态示人，没想到陈玉今天赶个大早，把她看了个真切。

面对这种赤裸直白的问题，她自然恼羞成怒。

“才长的！”她没好气地谎称。

不料，陈玉却眉舒目展，悠长地“哦”了一声，连道：“不要紧，不要紧。”

这回轮到她狐疑地打量陈玉，不知其然。

“单蓝，后天你们有空吧？”陈玉又换了话题。

“嗯。”她点头。

“你和我去一趟云灵山吧。”

“去那做什么？”

“那里有座寺庙，听说很灵。”

话已至此，本该不言自明，单蓝却傻乎乎地点破道：“去求子吗？”

陈玉只得点了点头。

单蓝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只听门锁“咔嚓”一声，丁博文推门而入。

4

陈玉对丁博文叮咛一番，要照顾好单蓝的身子，便由丁博文开车送回去了。

路上，陈玉一脸阴霾。

“妈，怎么了？”丁博文不解，出门前老太太还是晴空万里。